

洪文忠



Z424.9
19
:60

六十

詩文比

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與同輩弟子書
王神農隱書序
重刊宋太平御覽序
成孫之海府史論斷後
跋說文解字補義
李氏通鑑長編跋

五四

五六

九九八八八七八五
二〇七三一六

第六十冊目錄

朱春生	一	養氣	五六
陳芝房先生遺詩序	三	誠意篇	五八
徐植庵望雲樓詩集序	五	修身篇	六〇
惡博一篇贈江聽香	八	醫說	六二
揚雄論	一四	王磬考	六五
項羽殺義帝論	一四	原道根	六七
鐵簫庵記	一九	釋知	六八
孤山重修林和靖墓記	二七	觀我	六九
顧東巖先生小傳	二九	卷石勺水軒記	七一
顧蔚雲先生墓誌銘	三一	凌霄	七三
孫原湘	三四	鄭芸書副車春遊吟草序	七八
與同學諸子書	三七	顧承	七八
王仲瞿煙霞萬古樓集序	三九	與徐實甫書	八一
重刊宋本太平御覽序	四二	答林基成書	八三
跋孫之翰唐史論斷後	四四	邵貫之詩序	八七
李氏續通鑑長編跋	四五	贈洪銘之序	九〇
跋說文解字補義	五四		九二

顧氏七代詩存後序	九五
松陵見聞錄序	九七
漢史晨碑跋	九九
長吉詩室記	一〇一
畫竹說贈夏羽谷	一〇四
雲泉先生傳	一〇七
見山樓記	一〇九
廣東欽州知州李公傳	一一〇
翁廣平	一一五
蔡坐花恕存詩草序	一二七
桂未谷札樸序	一二〇
錢春橋黃溪小志序	一二〇
論書貴舊本	一二四
水竹居圖記	一二七
水西樓記一	二二九
水西樓記二	二三五
徐校	二三九
與陸守愚書	一四一
與同學諸子論文	一五〇
王耕野詩鈔序	一五三
姚古愚先生六十壽序	一五六
月夜紀遊	一六一
王紹蘭	一六五

與家伯申學士書	一六七
又與伯申學士書	一七二
與福將論爾雅釋言	一七八
劉忠介公手批新序說苑跋	一七八
祁忠惠公救荒全書跋	一八四
晚聞居士遺集跋	一八八
書荀子楊注後	一九五
書新鈔太平御覽後	二〇二
越中金石記書後	二〇四
秦刻石縮本跋	二一二
潛夫論箋敘	二一六
漆書古文尚書跋	二三〇
中文尚書跋	二三四
桑欽尚書說地理志跋	二三六
董仲舒春秋決獄跋	二三〇
漢赤泉侯銅印跋	二三四
毛西河先生史館人直圖疏證	二三九
重摹秦刻碣石門碑文記	二五九
臺灣彰化縣城記	二六一
縮臨漢石經勒石記	二六四
仇池石記	二六六
龍噓氣成雲硯記	二七二
獨樂翁傳	二七六

黃忠端公畫像贊	二八二
李騰華	二九七
澄塘登高山古冢記	二九九
安南九日遊玉枕山記	三〇五
東萊守禦圖冊記	三一〇
許文宗傳	三一〇
錢馥	三一〇
攷文知音說	三一〇
諧聲轉注假借古音各有部分就三百篇舉其例	三一〇
跋古瓦	三一〇
跋兔牀吳翁所藏宋槧本漢書	三一〇
書嚴久能所藏宋本左傳後	三一〇
書佩刀歌後	三一〇
祝人齋先生小傳	三一〇
張惠言	三一〇
黃山賦	三一〇
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三一〇
與左仲甫書	三一〇
送福子申宰漳平序	三一〇
周易虞氏義序	三一〇
易緯略義序	三一〇
易義別錄序	三一〇
虞氏易禮序	三七八
周易鄭荀義序	三七九
書墨子經後	三八〇
讀荀子	三八〇
原治	三九一
鄂不草堂圖記	三九四
吳士模	三九四
與左仲甫書	三九四
范增論	三九四
岳忠武論	三九四
讀黨錮傳	三九四
學醫說	三九四
贈畢雨亭叙	三九四
毛洋溟墓誌銘	三九四
憚敬	三九四
與舒白香	三九四
與朱幹臣	三九四
上舉主笠帆先生書	三九四
答伊揚州書	三九四
與幼之論文書	三九四
答儼笙尚書書	三九四
重刻脈經序	三九四

古今首服圖說序	四四六
堅白石齋詩集序	四五九
說文解字諧聲譜序	四五三
書三國志後	四五七
靖節集書後一	四五九
靖節集書後二	四六二
陶靖節集書後三	四六四
西楚都彭城論	四六七
辨微論	四七五
讀五帝本紀	四八〇
讀貨殖列傳	四八一
讀孟子二	四八三
重刻明儒學案序	四八七
莫晉	四八九
劉鳳誥	四九三
夾竹桃賦	四九五
實錄館覆奏摺	四九七
永觀察宣封緬甸記後序	四九九
跋王右軍書教子帖大學本	五一四
五代史記注識語	五六一
敕修輯記注酌擬書載總例	五二〇
五代史記注例述	五三七

江藩	題于忠肅公畫像	五四四
釋萍	石研齋書目序	五四七
	行狀說	五五九
	私謚非禮辨	五五六
	六安州沿革說	五五三
	毛乾乾傳	五六六
黃廷鑑	金文最序	五六九
	愛日精廬藏書志序	五七一
	重輯漢武故事跋	五七八
	重輯漢武故事又跋	五八一
	節義論上	五八三
	節義論中	五八六
	節義論下	五八九
	三十六字母辨	五九二
	藏書二友記	五九九
	虞邑紀變畧上	六〇三
	虞邑紀變畧下	六〇九
	張月霄傳	六一四
劉嗣綰	與張皋聞書	六二二

徐熊飛	六二七
答潘春泉書	六二九
兩浙金石志序	六三一
祭叢冢文	六三七
畫論	六四〇
黃泥塉親璽記	六四六
李文耕	六四九
答友人	六五一
與泰屬各寅好	六五三
致各屬	六五八
課孫偶記	六六三
巨橋勸學	六七一
會稟藁	六七五
會詳藁	六八〇
王家相	六八七
太學生翰亭陳翁傳	六八九
羅含章	六九一
理財書	六九三
上百大司馬籌辦海匪書	七〇六
覆方東樹書	七四三
與所屬牧令書一	七五七

李周南	七五九
與所屬牧令書二	七六三
與所屬牧令書三	七六三
送春賦	七六九
黃樓懷古賦	七七一
月中桂賦	七七三
竹書紀年集證序	七七八
四書說苑序	七七八
漢唐兵制得失論	七八〇
以治爲勝論	七八三
導河入海議	七八五
掩骼所記	七八一
蔡復午	七九三
永興元嘉之間南北朝十國表序	七九五
蔡氏月令章句後序	八〇〇
章仲山地理辨正直解序	八〇二
蔣松如詩集序	八〇四
地獄論上	八〇七
地獄論中	八〇九
地獄論下	八一

朱春生

朱春生（一七六〇—一八二四）字鐵門。江蘇吳江人。生平不詳。有《鐵簫庵文集》。

著。有《變徵奏文集》。

朱春生（一九六〇—一九三四）字鍾門。正義吳玉人。生平不

朱春生

陳芝房先生遺詩序

吾里號多詩人。以予所見，詞壇老宿，莫若竹溪七子，然皆優於文學，而拙於科名。惟陳芝房先生，晚得一第，稍挂朝籍，而未幾，引疾歸，旋卒於家。一子尚幼，亦相繼夭沒。圖書典籍，為其戚屬所得，悉鬻於人，遂井生平著作，俱不可問。幸予曩日嘗讀其詩稿，手錄二百餘篇，尚存篋中，乃刪次而存之。嗚呼！以詩存先生，固不足盡先生之學，而就予所偶錄者，亦不足盡先生之詩。然猶賴是，而先生不終湮沒，未可謂非不幸中之幸也。先生長於史學，數十年事蹟，是非成敗之故，羅列胸中，尤熟於有明一代掌故，及國朝百餘年之文獻，抵掌論述，不遺名姓。蓋先生家本右族，高曾以來，多識易代間遺老所藏鈔本記籍，往往可與史冊互相考證。其後私書之禁稍嚴，慮有張觸銷燬殆盡。而先生性強記，少所觀覽，至老不忘言之歷歷。憶予幼從顧蔚雲師受業，每值先生見過，劇談移晷，從旁傾聽，多得聞所未聞。迄今稍識舊事，一本於是時所耳受也。近世文章鉅公，好談古學，士之聞風興起者，咸以博雅為高，然非專意窮經，即侈言考據，於眾說之紛紜，一二字之同異，莫不摘錄詳記，而所究心多在秦漢以前。魏晉六朝及唐人之作，猶獵取其詞句，以供引用。至於宋元以後，則棄置不

屑道以為其書不古無益於我之學也。此則前明王李七子不讀唐以後書之說而今人復揚其波。求如先生之知人論世，不限時代，一切廣見多聞者，絕少其人。蓋風會遷移，即學問之道亦各有其時尚，就余一人所見，已不勝今昔之感矣。先生為詩，宗法三唐，一歸雅正，而才氣雄傑，書卷又足供其驅使。少日馳騁名場，聲稱籍甚，晚歲更有意接引後學。見予與袁湘渭馬雲曹等結竹溪續詩譜，即極口稱許。蓋欲誘而進之，俾底於有成，即此古誼已為今時所罕見，乃如此人而竟使之無後，此余所以致歎於天道之不可測也。

（清宣統元年石印本《國朝文匯》乙集卷七十）

徐植廢室雲樓詩集序

人與物並生於世，物之類萬有不同。惟人則皆同，而其性情學術亦各不同。同者宜使之合，不同者宜使之分。然造物者不能盡如人意，則往往有宜分而合，宜合而分者矣。葉之在樹，各依其枝幹以為同異也。秋風起而葉落，或墮山坳，或飄水涯，有一樹之葉而分之數處者，有數十百樹數十百種之葉而合之一處者，或風勢迴旋，葉亦隨之輾轉，則有始既分之終復合之者。假令樹葉有知，則其同類而分也，必有低徊眷戀之情；其異類而合也，必有格格不相入之勢。其忽分而忽合也，必有萍蹤無定之悲，有舊雨重逢之樂。以人情度物之情，大抵不相遠耳。即如人少居鄉里，士農

工商各以類聚。又必於同類之中擇其意氣相合者而訂交焉。一旦作客四方。則離去其舊所交識。而晨夕共事者。多素不相知之人。甚且取舍異路。性行相反。匿情面交。周旋良苦。回憶故鄉朋舊。閭里追隨之樂。杳不可得。及倦遊歸里。而故人無恙。相與重話前遊。則其情必更深於少小論交之日。蓋分之既久者。合之彌覺可親也。余友徐君植庵。少從王北溪先生遊。先生名列竹溪詩社中。與吾師顧蔚雲先生相伯仲。而吾兩人各為之弟子。承其指授。是亦可謂一樹之葉枝幹雖異。其本則同者矣。猶憶吾師訪北溪先生於植庵家。予亦隨往。見植庵侍坐函丈。時年未弱冠。貌溫湧而氣凝靜。固已心敬愛之。然以兩先生在前。未敢私相款接。意中有一植庵而已。其後余以貧故。橐筆遠遊。歲時偶一歸家。恩恩復出。無暇更詣植庵。久之植庵以明經秉鐸疁城。又嘗主講浙東之龍遊書院。與予益無因緣會合。去歲予客武林。植庵始自其家寄所。刻望雲樓詩集示予。且有手書屬為之序。余與植庵前時交未深。相別日久。而其索序之意甚殷。豈以余同為竹溪後進。論詩當有相合者耶。今年春復登植庵之堂。觀其几上琴書。庭前花木。宛然疇昔初相見時。而日月逾邁。屈指已歷三十餘年。蔚雲北溪兩先生。久歸道山。當日隨行隅坐之門人。亦皆蒼蒼在鬢。余衰病廢學。愧負師門。惟植庵著作益富。才望日隆。而追溯淵源。並出於竹溪詩社實堪

張我一軍。乃無端潤別，至三十餘年之久，是何異風前墜葉，東西南北，莫能自主，而忽遇迴風，復集故處，此誠可喜而亦可悲矣。嗚呼！少年分手，垂老重逢，人生會合之難如此，而予饑驅未息，不久又當別去。植庵少余數歲，精力差強，吟情尚健，行將有續集之刻，未知何日再登此堂而一快讀之也。援筆作序，為撫然者久之。

(同上)

且達官貴人因博而曠其職守，文人學士因博而廢其詩書。是以人品無高下，分位無尊卑，但入博場，一切如一邱之貉。至於頑家破產，鬻妻質子，而不無伍下流，千珊穀而不善，區陌而已，則甘與毒而諱其敗。且又有拔毫墨戲，終日博而資財倍若，有餘者有一分，或反銷半博文結富貴以誇耀於人者，而上不相蒙，有同于此，抑亦多不之及。於是博者竟若有列無害，間惡博者之言，豈以爲迂而不足聽矣。

惡博一篇贈江聽香

博之爲害於人久矣。其事非有聲色臭味之可樂，其害亦非隱伏而難見。稍知自好者，宜卽深惡而痛疾之。然而惡之者，一好之者且不啻十百，雖國家懸功令禁之而不能止。父兄嚴家法督之而不能止。師友正言規諫，妻帑涕淚勸諫而不

能止。入其中者，不飲酒而昏昏如醉，非遇魅而惘惘若迷。冬不知寒，夏不知暑，飲食違節度，困倦不得交睫，而不以爲苦。名山勝境，不如博局之流連也；時花美女，不如博具之耽玩也；家人婦子，至親密友，不如博徒之朝夕相狎也。始而浮浪無業之人相聚而博，繼而農工商賈舍其業而從之共博，甚且達官貴人因博而曠其職守，文人學士因博而廢其詩書。是以人品無論高下，分位無論崇卑，但入博場，一切如一邱之貉。至於傾家破產，鬻妻質子而不悔，伍下流，干刑戮，而不羞，蓋陷溺已深，則甘其毒而諱其敗。且又有狡黠善謀，終日博而資財常若有餘者，有一介寒微，反藉是得交結富貴，以誇耀於人者，而上下相蒙，有司三尺法亦多不之及。於是博者竟若有利無害，聞惡博者之言，益以爲迂而不足聽矣。雖

然吾之所爲惡夫博者，固非僅計校於利與害之間，而直以其心術之不可問也。何則？人莫不惡盜賊，謂其奪人之財以爲已有也。今試問博者之心，求勝乎？求敗乎？必曰：求勝也。旣求勝矣，非欲奪人之財以爲已有乎？其設心與盜賊何異？抑又有甚焉者。被盜之人必與盜不相識者也，故蹠未嘗劫其兄之家，蹠不聞剽其徒之貨。而博者之分曹角勝，凡平日酒食微逐，指天誓心之朋，皆在焉。或不足於偶，則父子兄弟並可合局。至其設奇用巧，乘間抵隙，乃不能以親故稍有寬假，是盜所不爲，而博者忍爲之也。且盜必以夜，曉則匿跡，其所得財必置隱處，惟恐見之者詰所自來。博則白晝攤錢呼盧喝雉，聲徹四鄰。或贏得過當，且對衆自詡其能，是盜猶有所畏忌，有所愧恥。而博者獨悍然不顧也。舉惻隱羞惡辭讓，是